

时光

山在,记忆就不会流失

□阿棉(宁夏银川)

一座城若拥有一座山,那就是被眷顾的幸运。抬眼间,山就会远远近近地裹了你的视线,把夕阳的华丽收拢在了怀中。浓墨的夜色里,依旧能看到它影影绰绰的挺拔,日日暮暮守护着城。

贺兰山是在城西,我在城东,在眺望中渐渐长大。与这山的感情,是在一次次的攀爬中建立的。近距离真切地看到土褐色的,光秃的山体。我攀附着它的高大,云朵似乎就在耳畔,山下的空阔里覆着浅黄的绿。

看见一幢酱黄色的楼突兀地立在空阔中,似乎很多年了,沉寂而荒凉。曾数次从它眼前掠过,只知那是一座荒弃的磷矿厂,面向山的楼窗里一片昏暗,吞没了曾经轰轰烈烈的时光,只剩下颓败的斑驳,似在骄傲地支撑着记忆的碎片。

七月的黄昏,夕阳还很亮,山的影子清晰可见。我和友人追逐着夕阳,金色的光晕落在了矿厂楼顶,涂上了一层生命感,在柔和地呼唤着。

厂门口不再有铁栅栏的把守,正对着碎石铺成的小广场上有了新的标识,贺兰山·1958创意产业休闲区映入眼帘。过去与现在的交错,又成了未来的记忆,与这山绵延而存。

1958,是一首老序曲,谱写着一个时代的开始。山是一清二楚的,它看着山下的磷矿厂意气风发,烟囱里冒出的白烟似挥舞的旗子,机器轰隆隆的轰鸣像是战斗的号角。工

人们在一日的劳作后,欣赏着山的峻拔,山风拂过汗津津的身体,凉爽卸下了所有的疲惫。

2025,山还是立在那,山风还在吹,那些人怀揣着的青春早已失了水分,湮没在泛黄的日历中。一切似乎还在,一切似乎都不在了。

最后一丝夕阳恋恋不舍地从厂区楼顶移开了,隐没在山巅。我的影子在空旷中更显单薄,老厂房和斑痕累累的集装箱,都在静默地看着我。

东边大片的空地做了营地,散放着几顶白色的帐篷。虽不是周末,但还是有拖家带口来纳凉的,围坐在一起,烤着肉吃着西瓜,远眺着山影。

远山下,广阔的荒原向东延伸扩散,褐色的土地上长了草,大都是黄绿相间,唯有树是葱郁的茂密的,独立于荒原之上,如地标。

吉他声从另一侧传来,悠扬低沉,缓缓掠过心田,萦绕在空荡中。赭黄色的小楼改成了魔法书院,外部保持着岁月侵蚀过的痕迹,沧桑沉稳。内里却是明亮,一层层崭新的书架列着畅销书,书香气扑面而来。在这里看书,心很快就能沉浸下来,因为有了魔法的加持。

能拉回记忆的,是旧楼旧颜的磷矿石博物馆,陈列着的矿石不再闪着光,幽幽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,怀念像风,再也回不去了。

青石道旁丛生的杂草,每走一步,都似踩着荒凉。唯有两棵果树依旧茂盛着,绿色的小桃缀满了枝头,未被岁月侵扰过。

时代的印记还在,记忆就不会流逝。



夕阳时光。摄影 刘威

随感

草木三章

□王慧琴(宁夏银川)

马兰花

暮春邂逅马兰花,格外欣喜,那盈盈的蓝指向天空,它一直鲜活在我记忆的梗上。

记得儿时,用马兰花编一个花环,冲着太阳甜甜一笑,扯着风的翅膀自由奔跑,那模样洒脱极了。

回眸一笑,宛若马兰花的灿然,欢畅。

马兰花,默默无闻,笑着开遍田野山岗。璨然的靛,从容的笑,比天空更蓝,更妖娆。

记得有一年,天大旱。到了夏天,草木居然还未长出一片绿叶,空旷,落寞的原野,萧瑟,荒凉。

路经一个小山坳,突然眼前一片鲜亮。一丛丛盛开的马兰花独自绽放,定格成大自然中的一片壮丽。

原来生命只要和恶劣的自然顽强抗争,就会活出别样的风采。不论身处顺境和逆境,都要努力拼搏,给生命一个绽放的理由。

芨芨草

在塞北的戈壁滩上,最常见、最平凡的莫过于芨芨草了。它,叶似利剑,杆似长矛,一年四季守候着茫茫戈壁滩。

早春时节,别的草木还在春的料峭中不敢探头。而芨芨草就张开双臂迎接春天,郁郁葱葱,一片挽着一片。不卑不亢地生长。

到了盛夏,更是迸发出蓬勃的生机,点缀着大西北苍凉的戈壁。

金秋,它的叶和秆都渐渐变成了乳黄色,也是庄户人的最爱。将它成捆拨回去,放置到冬闲的时候,裁扫帚,打背斗,编筐,编笼子。

叶子则割回家搓成草绳,也可扎成草刷子,既美观又耐用。盖房时编成芨芨草帘子,比市场上卖的实惠又好看。它到了农家,就是名副其实的无价之宝。

狗尾巴草

谁说狗尾巴草卑微,登不了大雅之堂。

《本草纲目》上说:狗尾巴,又名光明草,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

瞧,纵使编一枚狗尾巴草的戒指,也使纯真的心,怦然心动,亮出青春的笑靥。

不同的平台,生命就会撑起不一样的格局。人,不该给草木插上卑微与高贵的标签。

有的花朵,一出世便富贵,高雅,自命不凡。但,生命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
今生,能做一颗坚韧、不屈不挠的狗尾巴草足矣!

微生活

日子需要慢慢熬

□惠军明(陕西西安)

秋的清晨,凉气悄悄凝在窗户上了。走进厨房,把炉火点着,锅里的水就这么慢慢悠悠地暖和起来。我把米粒一股脑儿倒进锅里,水就渐渐把它们给裹住了。刚开始的时候,这米粒硬邦邦的,就跟人心里头那些缩着的心事似的。过了一会儿,锅里开始“咕嘟咕嘟”响起来,嘿,你再看那米粒,就慢慢舒展开了,粥水也变得稠稠的。这时候,一股子香气悠悠地飘出来。你还别说,这粥啊,就得这么不紧不慢、一点一点地熬,那滋味才能厚实起来。

再瞅瞅窗外的城市,那可完全是另一番景象。楼下快递小哥骑着电车,“嗖”地一下就窜过去了,那急促的铃声在空气里滴溜溜地打转。往楼上看,对面办公室里的键盘噼里啪啦响个不停,屏幕的光不分白天黑夜地亮着,照在那些年轻人疲惫的脸上。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,那叫一个急,饭都来不及嚼就咽下去了。这种匆忙的状态,都成了咱平常日子里常见的事儿了。

现在这人啊,感觉就像被时间在后面撵着跑,连喘口气的工夫都稀罕得很。有时候不经意一抬头,哎呀,一天就这么没了;一回过神儿来,半辈子都从这忙忙乱乱的日子里溜走了。整天都在急急忙忙地赶路,日子好像就只剩下奔波扬起的尘土了。想在心里头找那份安安静静,都觉得越来越难了。

不过呢,在公园的角落里,经常能看见两三个老人围着石桌在下棋。他们手指间夹着烟卷,那烟就慢悠悠地往上飘着。时不时地,他们会端起杯子,抿上一口浓茶。他们挪动棋子的时候,一点都不着急,不慌不忙的。旁边看棋的人也安安静静,就听见风吹得树叶“沙沙”响。就这么一盘棋,他们能下一个下午,这对他们来说,就是一种安静。他们这份不紧不慢的劲儿啊,让路过的人也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,就好像给自己偷来了片刻休息的时间。

我老是会想起灶上那锅粥:水开了以后,这火就得把它调小喽。让米粒在那文火里头慢慢地舒展,这样才能熬出又软又稠的粥来。你说这日子不也跟熬粥一个理儿嘛?岁月就像那火,熬煮着咱们的生活,也得用慢火细细地炖,这样生活的醇厚滋味才能出来。

生活就像这碗粥,可不是用急火能催得出来的。你看公园石桌上的棋盘,还有灶上咕嘟咕嘟响着的小锅,它们都好像在说:这“熬”啊,可不是在那儿干巴巴地苦等时间过去,而是咱这生命在慢火的烘烤下,一点点松开、变软,变得有滋有味的过程。咱得有点耐心,让那些粗粗拉拉的日子,在光阴里头慢慢地变得饱满起来,这样才能熬出生活本来该有的温润和香气呢。